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

吳瑞文

國立政治大學

美國漢學家羅杰瑞在〈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1994) 一文的結論指出：閩語基本上有秦漢、南朝、晚唐三個時間層次。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1995) 則指出六朝時期的中古音實際上應該分別擬測為江東方言(金陵)及河北方言(鄴下)。梅祖麟先生〈閩語、吳語和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1999) 一文則指出：閩語、吳語都具有古江東方言這一時間層次，不過我們還需要把這兩個方言的層次之間對應的情況加以釐清。有了上述諸位前輩學者的啟發，本文即擬以閩方言為對象，透過《切韻》及《韻鏡》所提供四等韻——齊、蕭、添、先、青——的框架來分析閩方言豐富的文白異讀中所呈現的語言層次。

關鍵詞：漢語方言學，文白異讀，時間層次，四等韻，古江東方言

1. 前言

美國的漢語方言學學者羅杰瑞 (Jerry Norman) 曾在〈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1994) 一文中提示有關閩方言時代層次分析的方法，羅氏指出，透過閩語的三個詞彙層次可以跟三個歷史階段配合。以先韻四等的「天」字為例：

天	時代層次	將樂	廈門	福州
第一層次	秦漢層	thaĩl	—	—
第二層次	南朝層	thieŋl	thĩl	thieŋl
第三層次	晚唐層	thieŋl	thienl	thieŋl

根據羅氏的說法，閩方言中秦漢層次的歷史來源是秦始皇、漢武帝時期派駐嶺南、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及梅祖麟先生、秋谷裕幸先生惠賜寶貴意見。本文中對羅杰瑞共同閩語構擬的討論得之於前述諸位先生的意見甚多，謹致謝忱。秋谷裕幸先生指出本文不少疏漏之處，筆者亦從善改正。另外，好友何寶申指出本文英文摘要中若干用語上的問題，在此一併致謝。文中存在的其他錯誤，其責概由筆者自負。

福建的軍隊，在 *Chinese* 中，羅氏稱之為「古南方漢語」(Old Southern Chinese)。南朝層則來自西晉永嘉之亂後的北方移民，羅氏根據周祖謨的研究 (1966)，指出這一層次就是所謂的江東方言，也就是丁邦新 (1995)、梅祖麟 (2001) 所謂的金陵音系。至於晚唐層則是以長安音為基礎的唐代標準語。

細究羅氏之所以能指出閩語不同規律的音讀與歷史分期的關係，主要的方法有兩種：

一、利用歷史語言學所揭示的比較方法 (the comparative method) 來對比出不同方言中保存的不同時間層次。我們觀察上列字表，從音韻的角度來看，將樂、廈門保存了兩套規律（也就是兩個時間層次），福州只有一套規律。但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將樂的兩套規律與廈門的兩套規律並不對當：將樂一套字是沒有介音 *i* 的鼻化音 [aĩ]，一套是有介音 *i* 的 [ieŋ]；廈門則一套是 *i* 的鼻化韻 [ĩ]，另一套是有 *i* 介音的 [ieŋ]。很顯然的，由將樂、廈門的比較，可把閩語析為三個時間層次：

(1) [aĩ] / — ; (2) [ieŋ] / [ĩ] ; (3) [ieŋ] / [ieŋ]

二、羅杰瑞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同源雙形詞」、「同源三形詞」（羅氏稱之為 doublet、triplet）來指認單一方言內部涵攝的三個時間層次。例如，羅杰瑞先生指出廈門的「席」、「石」兩字都有三個音讀：

	秦漢	六朝	晚唐
石	tsioʔ8	siaʔ8	sik8
席	tshioʔ8	siaʔ8	sik8

對於使用或熟悉閩方言的人來說，羅氏所謂的「同源雙形詞」、「同源三形詞」可以理解為「文白異讀」(colloquial-literary strata)。楊秀芳 (1995) 指出，面對「文白異讀」這一語言事實，吾人需借鏡歷史語言學者從語言層的觀點來探索，藉以把不同來源的語言剖析清楚，這一研究所關切的是早晚期語言層的分別。

有了上述諸位前輩學者的啟發，本文即擬以閩方言為對象，透過《切韻》及《韻鏡》所提供四等韻——齊、蕭、添、先、青——的框架來分析閩方言豐富的文白異讀中呈現的語言層次。

在語料的取材方面，從事單一方言內部比較的工作，必須要儘可能地蒐集到該方言所有的材料，並仔細地比較這批材料，接著要篩選材料來說明語言現象。本文採用八個閩方言：福州、寧德、廈門、揭陽、永安、莆田、建甌、建陽來作

爲我們討論的根據。根據張振興對閩方言的分區來看，這八個閩方言的歸屬及資料來源如下：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方言歸屬	閩東侯官片	閩東福寧片	閩南泉漳片	閩南潮汕片
資料來源	《漢語方音字匯》	沙平 1999	《漢語方音字匯》	蔡俊明 1976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方言歸屬	閩中	莆仙	閩北	閩北
資料來源	周長楫, 林寶卿 1992	李如龍 1996	林連通, 潘渭水 1998	潘渭水 1994

從《切韻》及《韻鏡》等書面文獻來看，所謂四等開口韻凡十八個韻目，包括：

	陰聲		陽 入聲					
韻目	齊齊霽	蕭篠嘯	添忝搵	帖	先銑霰	屑	青迥徑	錫
韻尾	*-ø	*-ø	*-m	*-p	*-n	*-t	*-ŋ	*-k

以下我們將以這十八個韻（下文的討論舉平以賅上去或上去入）在閩方言中的今讀來說明閩語四等韻具有的三個時間層次。四等韻包括開口合口，基於篇幅及討論的方便，我們只就開口韻部分加以探究。

2. 閩方言四等韻的層次分析

從齊、蕭、添、先、青諸韻在這八個閩方言的音讀表現來看，《切韻》的四等韻至少有三套演變規律。以下分別討論：

2.1 齊韻的層次分析

2.1.1 第一套：層次 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ai	ai	ai	ai	a	ai	ε	e
臍	sai2	tsai2	tsai2	tsai2	tʰsa2	tsai2	tʰʂe5	tʰe2
西			sai1	sai1		ʔai1		
犀	sai1		sai1	sai1				
婿	sai5	sai5	sai5	sai5	sa5	ʔai5		

吳瑞文

說明：

一、齊韻第一層次有很整齊的音韻特徵，就是沒有介音 -i-。

二、上表中閩東、閩南、閩中、莆仙的例字有一致的表現。比較需要討論的是閩北方言的讀音。以下我們列出臍、使、菜、栽、獅在這八個方言中的音讀來討論：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臍 脂:齊	sai2	tsai2	tsai2	tsai2	tʂa	tsai2	tʂhɛ5	thɛ2
使 之:之	sai3	sai3	sai3	sai3	ʃia3	sai3	se3	se3
菜 之:哈	tʂhai5	tʂhai5	tʂhai5	tʂhai5	tʂha5	tʂhai5	tʂhɛ5	thɛ5
栽 之:哈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ʂha1		tse1	tse1
獅 脂:脂	sai1	ʂhai1	sai1	sai1	ʃia3	ʂai1		se3

(| 後依序是上古韻部：中古韻目)

由方言比較來看，閩北方言的「臍」讀為 [tʂɛ2] 的類型與其他六個閩方言完全平行對應，因此閩北方言的 [ɛ] 與其他六個方言的 [ai] 是屬於同一層次。總的來說，這八個閩方言的齊韻字都保存著一套比《切韻》時期更為古老的層次。羅杰瑞 (1981) 在 *The Proto-Min Finals* 一文將臍字構擬為 *ɔi，由我們以上的兩張字表來看，我們支持這一構擬。再者，我們不難發現，閩東的福州、寧德，閩南的廈門、揭陽等方言的齊韻讀為 [ai]，這一音讀的上古音來源是之、脂兩個韻部，顯然表現的是上古音的格局，因此我們認為齊韻的第一層次是秦漢（甚至更早）時期的音讀。

2.1.2 第二套：層次 II

表二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ɛ/a	ɛ	ue	oi	e	e	ai	ai/ɔi
底	tɛ3	tɛ3	tue3		te3	te3		tɔi3
體	thɛ3		thue3	thoi3				
蹄	tɛ2	tɛ2	tue2	toi2	te2	te2	tai2	tai2
犁	lɛ2	lɛ2	lue2	loi2	le2	le2	lai2	loi2
齊	tɛ2	tɛ2	tsue2		tɛ2	tɛ2	tsai1	lai1
妻	tʂhɛ1	tʂhɛ1	tʂhue1			tʂhɛ1		tʂɔi1

洗	se3	se3	sue3	soi3	se3	ɬe3	sai3	sai3
細	sa5	se5	sue5	soi5	se5	ɬe5		
溪	khe1	khe1	khue1	khoi1	khe1	khe1	khai1	kai1
雞			kue1	koi1	ke1	ke1	kai1	khai1
替	tha5	the5	thue5	thoi5		the5	thai5	hai5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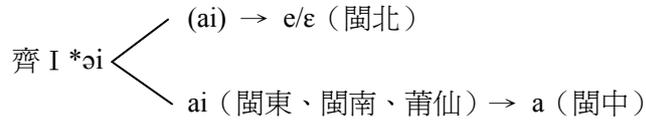
一、由字表二來看，齊韻這一層次的音讀與第一層結構上相似，也是沒有介音 -i-。另外，福州的 ϵ/a 主要是因為變韻。馮愛珍 (1998:10) 指出，福州方言有所謂緊音、鬆音的變化，緊音出現在陰平、陽平、上聲及陽入四調，鬆音則出現在陰去、陽去及陰入三調，換句話說，緊鬆音具有互補分配的現象。再者，在連讀時，鬆音作為前字會變為相應的緊音，緊音則依然保持其緊音的徵性，很顯然，緊音比鬆音穩定。福州有一批齊韻字讀為 [a]，例如：弟 [ta6]、第 [ta6]、涕 [tha6]、替 [tha6]、帝 [ta5]、遞 [ta6]、隸 [la6]、麗 [la6]、細 [sa5]，這一批字都是去聲調（包括陰陽去），也就是「鬆音」，與其相應的緊音為 [ɛ]，因此我們可以將之歸入層次 II。

二、字表中最特別的應屬廈門的音讀 [ue]。針對這個問題，張光宇 (1990)、李如龍 (1996) 兩位均傾向於以建甌的 [ai] 為原始形式。張光宇 (1990:80) 並指出齊韻在廈門話有如下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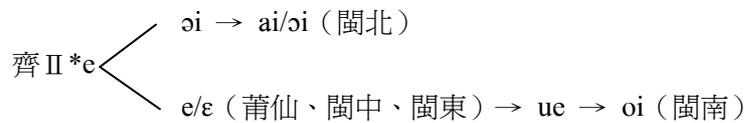
ai (建甌、建陽) → oi (揭陽) → ue (廈門)

張先生指出，建甌到揭陽是元音高化 (a→o)，揭陽到廈門是元音後化 (o→u)。不過，我們覺得這樣的構擬會讓我們產生一個問題：倘若齊韻第二層讀音原本就是個 *ai，那麼當這一層次的音讀傳入閩地時，想來必然有大批的字讀音與第一層的 *oi (→ai) 相混，因此齊韻讀為 -ai 的應該為數不少。然而從我們上文的表一來看，只有基本常用詞如：人體部位的「臍」、表方位的「西」、動物的「犀」及親屬關係的「婿」等字讀為 -ai，顯然與我們的預期頗有差距。羅杰瑞 (1981:38) 構擬這一套字的音讀為 *e，並指出這一套字演變與上古佳部的街、賣相同。根據梅祖麟 (1999) 核算這一層次的音韻時代，主張這一層次來自東漢魏晉時期，我們覺得後者的分析比較妥當。

三、根據我們上文對齊韻第一層次的分析，我們將齊韻擬為 *oi，那麼閩北與其他閩方言顯然走了不同的演變方式：



我們認為齊 I **ɔi* 在閩東、閩南及莆仙方言都變成了 [ai]，閩北則進一步由 [ai] 高化，變成了單元音 [e]、[ɛ]。至於齊韻第二層次，閩北顯然也與其他閩方言有不同的演變方向：



我們認為齊 II **e* 在莆仙、閩中、閩東大抵都保持原來前央單元音 (e/ɛ) 的讀法。至於閩南的廈門則長出了一個 u 介音而成爲 [ue]，揭陽進一步變成 [oi]。閩北方言則是齊 II **e* 先裂化爲 [ɔi]，之後再變成 [ai]、[ɔi]。這裡的問題是：閩北的齊 I、齊 II 這樣的兩套演變會不會衝突呢？我們認為不會。原因是：當閩北傳入齊 II **e* 這一層次之時，原本的齊 I 想來應該讀爲 **ai*，也就是呈現爲齊 I [**ai*]：齊 II [**e*] 的對立。之後 **ai* 因受韻尾 i 影響而高化、單元音化爲 e/ɛ，與此同時，閩北方言內部爲了區分文白層次，**e* 於是裂化爲 ɔi，之後變成 [ai]，形成了現在閩北方言中齊 I [e/ɛ]：齊 II [ai] 對立的局面。

2.1.3 第三套：層次 III

表三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ie	i	e	e	i	i	i	ie
批	phie1	phi1		phe1	pi5 閉	pi3 米	phi1	
剃	thie5	thi5	the5	the5	thi5 替	thi2 啼	thi5	hie2 啼
弟	tie6	ti6	te6	ti6	ti4	ti6	ti8	tie5
濟	tsie5		tse5	tsi5	tsi5		tsie8	
雞	kie1	ki1	ke1	ke1				
啓	khie3	ki1 稽	khe3	khi3	khi3		khi3	khie5 契
系	hie6	hi6	he6	hi65			hi6	

說明：

- 一、由字表三可知，齊韻第三層次在各閩方言的表現比較不一致。有的以 -i

爲主要元音，有的以 -e 爲主要元音。我們認爲，福州、建陽的 [ie] 比起其他閩方言可能是這一層次比較古老的形式，這一形式在寧德、揭陽、永安、莆田、建甌變爲 [i]，而在廈門變成 [e]。

二、根據梅祖麟 (1999:54) 的說法，表三這些字屬於南朝層次。從歷史上來說，理由是：

(1) 這一音讀只有中古齊韻字這樣變，不雜其他韻的字，而齊韻的獨立是南朝時期的事。

(2) 「剃」字是後起字，本來是「薙」，由於佛教傳入，「剃度」才成爲常用詞。而佛教從南朝開始流行。

因此梅祖麟將齊韻這一層次構擬爲 *iei，從我們表三閩語各次方言的表現來看是合理的。

2.2 蕭韻的層次分析

2.2.1 第一套：層次 I

表四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eu	eu	au	au	o	—	au	au
雕	tɛu1				to1			
鳥	tseu3							
吊					to5		tho6 掉	
條	tɛu2	tɛu2			to2			
了	lau3						lau8	
料	lau6	leu3			lo5		lau8	
嘯		sau5	sau5	sau5				xau3 曉

說明：

一、由上字表可知，蕭韻第一層次的字沒有介音 -i-。同時，蕭韻這一層次以閩東、閩中及閩北方言保留比較多。閩南已經將近消失，莆仙則完全沒有痕跡。

二、李如龍 (1996:82) 指出，廈門話的吊吊 [tiau5 tau5] (上吊) 一詞，是由「吊」字一文一白構詞組成。但根據我們的考察，閩方言中的上吊一詞，有說成「上吊」如：福州 [θuaŋ5 tau5] (中島幹起 1979:156)；有說成「吊死」，如：福清 [tau5 si3] (馮愛珍 1993:84)；有說成「吊脰」如：廈門 [tiau5 tau6]；有說成「吊領」如：揭陽 [tiau5 am6]。再根據 C. Douglas (1899:480) 的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指

出，脰字音 [tau6]。由此看來，李如龍引述的吊吊 [tiau5 tau5] 一詞恐怕是聲調記音有誤，應作 [tiau5 tau6]，其中第二個音節本字就是「脰」而非「吊」的第一層。至於「吊」字在福州、福清讀為 [tau5] 就確實是第一層的讀法，而閩東這個屬於第一層次的音讀，就閩南話來說，我們目前還找不到。

2.2.2 第二套：層次 I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iu]	iu	io	io	iu	—	io	io
釣		tiu5	tio5	tiõ5	tiu5			
挑		thiu5 跳	thio1	thio1	thiu1			lio5 料
糶			thio5	thio5	thiu5		tio6 掉	hio5
尿		niu6	lio6	zio6	giu5			nio5
蕭			sio1		siu1			
叫		kiu5	kio5	kio5	kiu5			
么		ŋiu2 堯	io1		iu1			

說明：

一、從字表五來看，蕭韻第二層次的音韻特徵是：(1) 帶有一細音成分的介音 -i-。(2) 主要元音都是單元音的 -u、-o、-u、-o。蕭韻的第二層次閩南保留得很齊全，至於莆田、福州已經將近消失。

二、就閩東方言來說，我們比較福州與寧德，福州缺乏第二層的讀法，這是根據《漢語方音字匯》的記錄。這裡補充一個例字。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等人編的《福州方言詞典》(1995:405) 記了一個意為「蜆子」的蠔 [liu2]。蠔，《集韻》憐蕭切，《廣韻》無此字。從字表中的音韻層次對應來看，福州蠔 [liu2] 的讀音應屬第二層的讀法。

2.2.3 第三套：層次 II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ieu	iau	iau	iau	—	ieu	iau	—
雕	tieu1	tiau1	tiau1	tiau1		tieu1	tiau1	

調	tieu2		tiau2	tiau2			tiau5	
鳥		tsiau3	tsiau3	tsiau3			niau3	
了	lieu3	liau3	liau3	liau3		lieu3	liau3	
蕭	sieu1	siau1	siau1	siau1		ɬieu1	siau1	
竅	khieu5		khiau5	khiau5		khieu5	khiau5	
堯	ɲieu2		ɣiau2	ɲiau2			iau3	
曉	hieu3	hiau3	hiau3	hiau3		hieu3	xiau3	

說明：

一、從字表六來看，永安、建陽兩地的方言缺乏第三層。從蕭韻來說，顯然是比較存古的閩語次方言。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1) 有一個介音 -i-，是細音的念法。(2) 主要元音是複合元音 [au]。

二、前文提到，福州的第二層只有一個鯨字，可謂已消失殆盡。我們不免要問，何以蕭韻第二層次例字如此稀少？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蕭韻的第二層由於第三層的伸入，使得第二層次 [iu] 與第三層次合併了。我們這樣推論的想法是來自方言比較。我們檢視幾本福州方言的調查報告，可以清楚發現蕭韻的韻母除了 [eu] 之外，另外還有幾種音值：

(1) 只有 [iu]，沒有 [ieu]，把鬆音歸為緊音。這是屬於音位性的標法。陳澤平 (1998)

(2) 以 [ieu]、[ieu] 兩韻母把蕭韻分立為鬆緊音。馮愛珍 (1998)

(3) 以 [ieu]、[iu] 兩韻母把蕭韻分立為鬆緊音。李如龍等人 (1995)

以上這種情形我們可以用下表來表示：

蕭韻	緊音（陰平、陽平、上）				鬆音（陰去、陽去）			
例字	刁	調	蕭	了	釣	掉	叫	竅
陳	tiu1	tiu2	siu1	niu3	tiu5	tiu6	kiu5	khieu5
馮	tieu1	tieu2	sieu1	lieu3	tieu5	tieu6	kieu5	khieu5
李	tiu1	tiu2	siu1	liu3	tieu5	tieu6	kieu5	khieu5

由上表的語音分布，我們似乎可以這樣推想：從閩南方言蕭韻第二層次讀為 [io] 來看，福州與之相應的蕭韻層次應讀 [iu]；閩南蕭韻第三層次讀為 [iau]，福州與之相應的蕭韻想來是讀為 [ieu]。也就是：

	福州	閩南
蕭 II	iu	io
蕭 III	ieu	iau

在閩南方言中，蕭 II 與蕭 III 還保持區分。福州則開始產生 [iu] 讀為 [ieu] 的現象，這個現象在福州首先出現在去聲調，也就產生了鬆音的 [ieu]，而當鬆音出現在首字配合連讀變調時，則又回到原本第二層次 [iu]（也就是緊音）的念法。

三、陳章太、李如龍 (1991:28) 記了一個字：蹺，《集韻》牽么切，義為足平舉。這個字的音讀如下（只取本文所採用的八個點）：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蹺	khiu1	khiəu1	khiau1	khiau1	khiau7	khiəu1	khiau7	khio7

由我們以上對蕭韻的層次分析，可知上表中的蹺字，寧德、廈門、揭陽、永安、莆田、建甌等的讀法是第三層，福州、建陽的讀音則是屬於第二層。

2.3 添韻的層次分析

2.3.1 第一套：層次 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ai:aiʔ	em:ɛp	aĩ:aʔ	aʔ	eiŋ:a	aiŋ:a	aŋ:a	aŋ:a
點	teiŋ3	tem3					taŋ3	taŋ3
店	teiŋ5	tem5	taĩ			te5	taŋ5	
添		them1			theiŋ1			
念	naiŋ6	nɛm6			geiŋ5	naiŋ6	naŋ6	{naŋ6}
謙		khem1			kheiŋ1			
疊	tha8	thap8	thaʔ8	[thaʔ8]		tha2	la6	ha6
碟		tɛp8					ta8	
帖	thaiʔ7	thep7			tha7			
貼	thaiʔ7		taʔ7		tha7		tha7	ha7

以上字表的資料，[] 中的根據《漢語方音字匯》潮州音補入；{} 中的根據 Jerry Norman (1981)，下字表同。

說明：

一、添韻第一層的讀音在閩南方言中幾乎已經消失。但從其他六個閩語次方

言可以說明這一層次主要的音韻特徵是不帶介音 -i-，今讀為洪音。

二、閩南方言這一層次的音讀幾乎已經消失。廈門「店」字的音讀是保留在廈門附近同安的地名：店前 [taĩ 5 tsaĩ 2]，可知是個第一層的音讀。莆田的「店」讀為 [te5] 的前身應該是 [taiŋ5]，透過其他的閩方言我們可以建立「店」在莆田的音韻演變史：taiŋ→taĩ→te。

三、接著我們補充閩南第一層次的字。在潮陽（張盛裕 1979:255-256）方言中，貼字讀 [taʔ7]；挾（在腋下夾東西）讀 [koiʔ7]，都是第一層的讀音。

2.3.2 第二套：層次 I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	im	ĩ:iʔ	ĩ	ĩ:e	ij:eʔ	ij	—
點					tĩ 3			
添			tĩ 1	[tĩ 1]	{tĩ 1}店		thij 1	
甜		him2 嫌	tĩ			tij 1	xij3 嫌	
拈		nim1 黏	nĩ 6				nij 1 黏	
念		nim6 念			{nĩ 1}		nij6 念	
疊								
碟			tiʔ		te4			
貼						teʔ7		

說明：

一、添韻這一層次在閩語各次方言中已經幾乎要消失了，我們之所以能夠指出這一層次的存在，主要是憑藉寧德、廈門、永安。由廈門、永安來看，添韻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一鼻化音 ĩ。

二、接著我們補充說明寧德、潮陽及建甌幾個字音，來確立這一層次：

(1) 寧德方言的幾個白讀音：

[iɛp] 韻兩個帖韻白讀字：跋|挾

[iɛk] 轄兩個帖韻白讀字：攝|頰

上列的字我們分為兩組來討論：

A. 跂|挾|頰

這三個字都是帖韻字，挾音 [kɿɛp7]、頰音 [kɿɛk7]。至於跂字，李如龍等人 (1995:419) 說「跂」(今義為拖鞋) 字不見於《廣韻》，而見於《集韻》，音為諾協切、悉協切，義為履中薦也。其實「跂」這個字早已見於《廣韻》帖韻，音蘇協切，意為屐也，音與《集韻》悉協切同，意義與今寧德合，寫作屣。這樣看來，想來是《廣韻》失收「諾協切」這一切語，寧德則保留這個字。另外，除了寧德方言，根據李如龍等人的記錄，福州的拖鞋也讀為 [liaʔ7]，也是個第二層的讀法。

B. 攝

我們先交代這個字的中古音來歷，攝字有兩個反切：

攝，書涉切，葉韻，兼也、錄也|三等

攝，奴協切，帖韻，攝然|四等

由此可知攝字的中古音聲母來源有書母及泥母兩種，讀為書母是三等的讀法，讀為泥母是四等的讀法。而從今寧德方言「攝」讀為 [niɛk7] 來看，可知寧德方言取的是四等帖韻的音。

(2) 陳章太、李如龍 (1991:25) 記了一個字：簾^{竹器}。這個字的音讀如下(只取本文所採用的八個點)：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簾	liaʔ8	liaʔ8	liaʔ8	—	liɔ6	liaʔ8	liaʔ8	liaʔ8

根據李如龍等人 (1994:419) 的討論，這個字本作簾，《廣韻》無此字，見於《集韻》，力協切，意義是竹編大型曬器。從音讀來看都是屬於第二層。

(3) 幾個潮陽的音讀：潮陽方言添飯的添白讀音讀 [tɿ1]；頰(頰交，指臉頰) 讀 kiʔ7，都是第二層次的音。

2.3.3 第三套：層次Ⅲ

表九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eŋ:ieʔ	—	iam:iap	iam:iap	ieŋ:ie	iaŋ:iaʔ	ie	ieŋ:ie
點	tieŋ3		tiam3	tiam3		tiaŋ3		
添	thieŋ1		thiam1	thiam1		thiaŋ1		
黏	nieŋ2		liam2	niam2				nieŋ2

念	niɛŋ6		liam6	niam6	ɲyeiŋ5			
嫌	hieŋ2		hiam2	hiam2	ʃieŋ2	hiaŋ2		kicieŋ1 兼
蝶	tieʔ8		tiap8	tiap8			tie8	
協	hieʔ8		hiap8	hiap8	ʃie4	hiaʔ8	xie7	xie7
挾	hieʔ8		hiap8	hiap8	ʃie4 俠	hiaʔ8	xie76	
攝			liap8	niap7			nie7	

說明：

一、由上表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第三層的音韻特徵，是介音、主要元音及韻尾俱全。

二、接著要說明永安、建甌的幾個音韻問題：

(1) 上面字表中永安的「念」字讀為 [ɲyeiŋ5] 顯得有些特殊。就永安方言來說，中古泥母細音有讀為舌根聲母 [g-] 的變化，例如：鳥 [giu5]、年 [geiŋ2]。我們認為「念」應該本來就是 [gicieŋ5]，之後由於聲母 [g-] 帶有合口性質而讓介音由 -i- 變成 -y-。

(2) 建甌方言的帖韻四等字有兩種音讀，一種是 [-ia]，另一種是 [-ie]。前者轄字範圍與寧德相同，都是生活中的常用字，例如：簫 [nia7]、跋 [sia8]，從上文的分析可知屬於第二層。與之相對的 [-ie] 轄字與閩南方言相當，可推知是比較後起的文讀音。

2.4 先韻的層次分析

2.4.1 第一套：層次 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aiŋ:aiʔ	ɛŋ:ɛk	aĩ:ueʔ	aĩ:uaʔ	ã:a	e:eʔ	aiŋ:ai	aiŋ:ai
邊	peŋ1	peŋ1			bã2 眠			
天		theŋ1	thaĩ 1					
殿	taiŋ5	tem6	taĩ 5	taĩ 6			taiŋ6	
蓮		leŋ2	lau2 naĩ 2	naĩ2	lã2 憐		laiŋ5	laiŋ2
前	seŋ2	seŋ2	tσαĩ 2	tσαĩ 2		ʔe2		thaiŋ1 千
先	seŋ1	seŋ1		saĩ 1		ʔe1	saŋ1	
牽	kheŋ1	kheŋ1	khan1	khaŋ1			khaiŋ1	khaiŋ1
撇			phuat7	phuaʔ7				thai7 切

節	tsai?7	tsek7	tsue?7	tsoi?7	tsa7	tse?7	tsai7	tsai7
屑			sut7				so7	
結	kai?7	kək7						

說明：

一、由上面的字表十來看，先韻第一層次最顯著的音韻特徵顯然是沒有細音成分的介音 -i-。

二、接著我們要說明廈門的幾個音。字表中有三個字的音讀是根據《廈門方言志》(1996:194) 中載錄的廈門市附近的地名音變：蓮坂 [lau2 puã3]；殿前 [taĩ4 taĩ2]。另外，陳章太、李如龍 (1991:54) 記錄了一個廈門附近的地名蓮河 [naĩ2 o2]。

2.4.2 第二套：層次 I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ŋ	iŋ:ik	ĩ:i? / ĩ/oĩ:i?	ĩ/oĩ:i?	eĩ/ĩ:a	iŋ:i?	iŋ:ɛ	ieĩŋ
眠	miŋ2	miŋ6 麵	bin2	mi6 麵	meĩŋ2	piŋ1 邊	miŋ6 麵	pieĩŋ1 邊
天		tiŋ6 電	tĩ1	[tĩ1]	theĩŋ2	thiŋ1	thiŋ1	hieĩŋ1
憐	liŋ2	niŋ2 年	lin2	[nĩ]年	leĩŋ2	niŋ2 年	niŋ3	nieĩŋ2 年
千			tshiŋ1	[tshoĩ1]	tsheĩŋ tsĩ1 前		tshiŋ5 前	
繭			kiŋ3	[koĩ3]	keĩŋ3			
硯			hĩ6	ĩ6	kĩ1 牽		ŋiŋ6	lieĩŋ6
賢		hiŋ2						xieĩŋ2
煙	iŋ1	iŋ1		eŋ1			iŋ1	ieĩŋ1
篾			bi?8	bi?8		pi?8		
鐵		tik7	ti?7	ti?7		ti?7		
節		tsik7	tsat7				tse7	
結		kik7	kat7	kak7	kia7			

說明：

一、由字表十一來看，先韻第二層次的語音特徵是：帶有 -i- 介音。入聲字多已弱化為喉塞尾或開尾韻。

二、字表十一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入聲「節」字的音讀，節字在閩南方

言中有三讀，其中兩個白讀分別是冬節（冬至）之節 [tsueʔ7]、一節竹子之節 [tsat7]。Baxter, William H.（即白一平 1995）討論過「節」這個字，白一平認為冬節之「節」字讀 [tsueʔ7] 是第二層，一節竹子之節讀 [tsat7] 是第一層，與我們上列表十、表十一剛好相反。白一平指出的理由是：比較「節」字兩個層次的語音及意義，節字本義是竹節（a piece between two joints），根據廈門音，竹節之節讀為 [tsat7]，所以是第一層；節字如慶典（festival）、節日（holiday）、季節（season）等義項則是由竹節引申而出，因此冬節之節讀為 [tsueʔ7] 是第二層。其實這樣的說法稍嫌簡單，現在我們透過若干文獻資料加以討論。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載：

節，竹約也。從竹即聲。

段玉裁注說：

約，纏束也。竹節如纏束之狀。《吳都賦》曰：苞筍抽節。引伸為節省、節制。

從段注來看，許慎所講的「竹約」，指的就是竹節，是節字的本義。許慎是東漢中後期的人，但在許慎之前的文獻資料中，節字不但有竹節義，同時也有時令、節氣的意思，例如《左傳·僖公十二年》載：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杜預注：節，時也。

司馬遷（B.C. 145~B.C. 87?）《史記·太史公自序》載：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

也有使用為骨節的，例如漢初淮南王劉安（?~122）的《淮南子·說林》載：

一節見而百節知矣。高誘注：吳伐越，隨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

由此看來，在許慎之前的先秦、西漢，節字的不論是本義或引申義都已經得到廣泛的使用，因此我們恐不宜根據本義、引申義這樣的詞義派生關係來為詞彙確定時間層次。

現在回頭來說明我們與白一平先生之所以相反的根據。在廈門方言中，讀為

吳瑞文

[tsat7] 的「節」字，用法其實很多，例如：

節	物體各段之間相連處	限制、節制	量詞
用例	節目 [tsat7 bak7]	擰節 [tsun3 tsat7]	一節 [tsi8 tsat7] ~甘蔗、~火車、~課、~文章等等

廈門方言中節字作竹節、節制的意思已見於漢代之際的文獻。其中最有啟發的是「節」字作「量詞」的這個用法。根據洪藝芳 (2000:406) 的研究，節字作為量詞使用，是始於魏晉南北朝末（西元 622）的吐魯番文書。但我們翻檢魏晉南北朝的文獻資料，已經有節作量詞的用法，庾信 (A.D. 513~581)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騶虞〉九節，〈狸首〉七章。……禮正六耦，詩歌九節。

上文中的節、章相對，互文見義，庾信賦中「節」字的用法相當於「段」，意義與廈門話作量詞的「一節甘蔗」之「節」內涵相當。由這一文獻記載我們可以推論，節作為量詞既然最早見於南北朝人的文獻，那麼閩語節作量詞的用法，其時代層次也應屬南北朝時期。

2.4.3 第三套：層次 II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eŋ:ieʔ	—	ien:iət	iaŋ:iak	ieŋ:e	eŋ:εʔ	iε	ieŋ:ie
片	phieŋ5		phien5	phiaŋ5		peŋ3 扁		pieŋ2 邊
顛	tieŋ1		tien1	tiaŋ1		teŋ2 填		
天	thieŋ1		thien1	thiaŋ1		theŋ1		
年	nieŋ2		lien2	nian2 憐		neŋ2		
箋	tsieŋ1		tsien1	tsiaŋ1		teŋ2 先		tshieŋ2 前
見	kieŋ5		kien5	kiaŋ5		keŋ1 肩		
硯	ŋieŋ6		hien6			khieŋ1 牽		
賢	hieŋ2		hien2	hiaŋ5	ɕieŋ2			
燕	ieŋ5		ien5	iaŋ1	ieŋ5 ieŋ1 煙			

撇	phieʔ7		phiet7		be4 篋	phe7	phie7	phie7 篋
鐵	thieʔ7		thiet7	tiak7 跌	te7	theʔ7	thie7	hie7 tie7 跌
節	tsieʔ7		tsiet7		tse7	tseʔ7	tsie7	tsie7
屑	sieʔ7		siet7	siak7		tsheʔ7 切	tshie7 切	
結	kieʔ7		kiet7		ke7	keʔ	kie7	kie7
潔	kieʔ7		kiet7	kiak7			kie7	
噎	ieʔ7		iet7					

說明：

一、先韻這一層次都是文讀音。從音韻特徵上看，除了寧德、永安、莆田之外的各閩語次方言，第三層都有介音 i。陽聲韻元音、韻尾保留完整。入聲韻則以閩南系統的方言保留比較完整；閩東的福州弱化成爲喉塞尾；閩北則已經成爲開尾韻，只有調值仍然保留入聲的特徵。

二、永安的對應比較特別，不過我們可以透過其他閩語次方言的文讀音來確認這兩個方言的層次。以「結婚」一詞爲例：

	福州	廈門	永安	建甌
結婚 [結果]	kieʔ7 huoŋ1	kiet7 hun1	ke7 huã1	[kie7 kua3]

「結婚 [結果]」這類詞是新詞，在各閩語方言中都是文讀音，透過以上的對應我們可以知道永安的 [e] 是第三層次的文讀音。

三、陳章太、李如龍 (1991:29) 記了一個字：筩，《廣韻》蘇典切，義爲炊帚。這個字的音讀如下（只取本文所採用的八個點）：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筩	tsheĩŋ3	tsheĩŋ3	tshĩŋ3	—	tshĩ3	tshe3	thĩŋ3	hieĩŋ3

從我們上文對先韻的層次分析來觀察，筩這個字在閩東方言及莆仙方言是屬於第一層次的讀音。其他的閩南、閩中及閩北都是屬於第二層的讀法。

2.5 青韻的層次分析

2.5.1 第一套：層次 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aŋ	aŋ	aŋ:at	aŋ:ak	õ:a	a:ɛʔ	aŋ	aŋ
瓶			paŋ2	paŋ2				
冥	maŋ2				bõ2	ma2	maŋ2	maŋ2
零			lan2	[laŋ2]				lɔiŋ2 靈 lɔiŋ2 寧
廳		thaŋ1						
青	tshaŋ1	tshaŋ1		tshẽ1	tshõ1	tsha1	tshaŋ1	thaŋ1
星			san1	tshẽ1		tsha1		
腥	tshaŋ1	tshaŋ1		tshẽ1		tsha1		tsaŋ2 晴
醒	tshaŋ3	tshaŋ3	tsha3	tshẽ3	tshõ3	tsha3	tshaŋ3	tshaŋ3
經		kaŋ				ka1		
踢			tha7	thak7	tha7	tɛʔ7		
笛			tat8		ta7	tɛʔ8		
曆			laʔ8	leʔ8		leʔ8		
績			tseʔ7	tseʔ7				

說明：

一、由表十三可知，青韻第一層次在閩方言中的音韻特徵是：沒有介音 -i-，是洪音的讀法。再者，青韻在閩南、閩中、莆田三地保留陽聲與入聲的對立最為完整，閩東、閩北則只有陽聲韻還保留第一層的特徵。

二、上表十三廈門、揭陽的「踢|笛」[a] 與「曆|績」[eʔ] 兩組字的讀音讓我們不得不懷疑是否在青韻的第一層次中還有比較不明顯的早期層次存在？這個問題需要再做閩方言其他中古韻目甚至上古韻部的層次分析才能知道，現在我們還無法處理。

2.5.2 第二套：層次 I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aŋ:ieʔ	iaŋ:iak	iã:iaʔ	iã:iaʔ	iõ:iõ	ia:iaʔ	iaŋ:ia	iaŋ:ia
鼎	tiaŋ3	tiaŋ3	tiã3	tiã3	tiõ3	tia3		
庭	tiaŋ2		tiã2	[tiã2]		tia2		liãŋ6 定
聽	thiaŋ1		thiã1	tiã1	tiõ1	tia1	thiaŋ1	hiaŋ1
經	kiaŋ1		kĩ	kiã				
壁	pieʔ7	piek7	piaʔ7	piaʔ7	pioʔ7	piaʔ7	pia7	pia7
籬		thiak8	tiaʔ7	tiaʔ7	tiõ4		tia6	tia6
錫			siaʔ7	siaʔ7		ʔiaʔ7		

說明：

青韻第二層次的語音特徵很鮮明，各閩語次方言普遍有介音 -i-。至於韻母部分則以閩東、閩北兩地的方言保存最完整。再者，各閩語次方言中大抵都呈現陽聲：入聲整齊的對應。

2.5.3 第三套：層次 III

	福州	寧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ŋ:eiʔ	eŋ:ek	iŋ:ik	eŋ:ek	ã:i	iŋ:iʔ	eŋ:i	iŋ:i
銘	miŋ2	meŋ2	biŋ2	meŋ2			meiŋ3	
聽	thiŋ1	teŋ5	tiŋ1	teŋ5	tã1	theŋ1	theiŋ6	
靈	liŋ2	leŋ2	liŋ2	leŋ2	lã2	liŋ2	leiŋ3	
腥	siŋ1	seŋ1	siŋ1	seŋ1	sĩ5	ʔiŋ1		
經	kiŋ1	keŋ1	kiŋ1	keŋ1	kã	kiŋ1	keiŋ1	
形	hiŋ12	heŋ2	hiŋ2	heŋ2		hiŋ2	xeiŋ3	xiŋ2
壁	peiʔ7	phek7	pik7		pi7		pi7	
笛	tiʔ8	tik8	tik8	tek8			ti7	te7
剔	teiʔ7	thek7	thik7	thek7	thi7		thi7	
歷	liʔ8	lik5	lik8		li7		li7	
績	tseiʔ7	tsek7	tsik7		tsi7		tsi7	
錫	seiʔ7	sek7	sik7		si7		si7	
激	kik8	kek7	kik7	kek7	ki7	khiʔ7	ki7	ki7

吳瑞文

說明：

一、青韻這一層次的讀音在各閩方言中都屬於文讀。我們比較青韻三個層次的語音特徵，可以發現：第三層次的音韻特徵是主要元音高化。

二、永安方言的鼻化音 [ã] 有需要說明。李榮 (1996:1) 提出一個想法：梗攝字在南方方言普遍有文白異讀，梗攝白讀層次較早，文讀是受曾梗不分的北方話影響後起的。我們以此來觀察永安的梗攝四等的文讀 [ã] 與白讀 [io]，可以發現永安的 [ã] 確實是曾梗合流。例如：

	曾					梗				
例字	冰	陵	澄	蠅	興	丁	挺	靈	青	經
讀音	pā1	lā2	tā3	sā2	hā1	tā1	thā3	lā2	tshā1	kā1

由此可知，永安的 [ã] 是個較晚期的音讀。

3. 共同閩語四等韻的構擬

有關原始漢語方言的構擬這一設想，最早是由普林斯頓大學的語言學家提出，他們認為，以《切韻》來解釋中國東南諸方言的語音演變是不合適的，因此需要為這些東南方言分別重建原始共同的語音形式。之後，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 1969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主持「中國語言學工程」，這一工作的目標是進行原始漢語方言的重建 (王福堂 1999)。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當推羅杰瑞的共同閩語。我們接下來將以我們對四等韻的分析為基礎，針對羅杰瑞 (1981) 對共同閩語韻母的構擬提出若干討論與修正。

3.1 蕭韻

底下列出羅杰瑞 (1981:42) 的蕭韻字表及擬構成果：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eu	eu/eu	eu	iau	iau	iau	io	o	iau
桴	eu1	eu1	iau1	iau1	—	—	—	—
雕	teu	teu	tiau	tiau	tiau	tio	to	tiau
條	tɛu	teu	tiau	tiau	tiau	tio	to	thiau
鳥	tseu	tseu	tsiau	tsiau	—	—	tso	tiu

根據我們上文 2.2 對蕭韻的分析，上面這張字表中的福鼎、福州、永安應該是屬於第一層。廈門、揭陽、建甌應該屬於第三層。建陽屬於第二層。將樂則是雕、條屬於第三層，鳥屬於第二層。羅杰瑞擬構出來的 [*cu] 顯然是第一層次的語音形式。

3.2 添韻

下表是羅杰瑞 (1981:52) 的添韻字表及擬構成果：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em	em/ɛm	eiŋ:aiŋ	iam	iam	aŋ	aŋ	ĩ	aŋ
*ep	ɛp	aik	iap	iap	a	a	a	a
點	tem3	teiŋ3	tiam3	tiam3	taŋ3	taŋ3	tĩ3	taŋ3
店	tem5	taiŋ5	tiam5	tiam5	taŋ5	taŋ5	tĩ5	taŋ5
念	nɛm6	naiŋ6	liam6	niam6	naŋ6	naŋ6	nĩ6	(nieŋ6)
貼	thɛp7	thaiŋ7	thiap7	thiap7	tha7	ha7	tha7	tha7

根據我們在 2.3 中對添韻的層次分析，羅杰瑞字表中的福鼎、福州、建甌、建陽、將樂都是閩語添韻的第一層。永安是第二層，廈門、揭陽則是第三層。至於羅杰瑞擬構出來的 [*em *ep] 則是閩語的第一層的形式。

3.3 先韻

羅杰瑞擬構先韻只用了兩個字：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an	ɛn	(ieŋ)	eŋ	aĩ	aiŋ	aiŋ	(ĕ)	aĩ
*at	ɛt	aik	ueʔ	oiʔ	ai	ai	a	a
千	tshen1	(tshieŋ1)	tsheŋ1	tshaiĩ1	tshaiŋ1	thaiŋ1	(tshĕ1)	tshaiĩ1
節	tset7	tsaik7	tsueʔ7	tsoiʔ7	tsai7	tsai7	tse7	tse7

根據我們上文 2.4 對先韻的層次分析，羅杰瑞這一張字表的字都是第一層次的字，所以擬構出來的 [*an *at] 是第一層的語音形式。

3.4 青韻

羅杰瑞擬構青韻只用了兩個字：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iaŋ	iaŋ	iaŋ	iã	iã	iaŋ	iaŋ	iõ	iaŋ
*iak	eʔ	ieʔ	iaʔ	iaʔ	ia	ia	io	ia
聽	thiaŋl	thiaŋl	thiãl	thiãl	thiaŋl	hiaŋl	thiõl	thiaŋl
壁	peʔ7	pieʔ7	piaʔ7	piaʔ7	pia7	pia7	pio7	pia3

根據我們上文 2.5 對青韻的層次分析，羅杰瑞這一部分的字都與我們的第二層相合，因此構擬出來的 [*iaŋ *iak] 應屬於第二層次的共同語言形式。

3.5 小結

以下列出羅杰瑞及我們對四等韻三個層次的擬音比較表：

韻目	齊			蕭		
層次	I	II	III	I	II	III
羅文	*ɔi	*e	—	*eu	—	—
本文	*ɔi	*e	*iei	*eu	*io	*iau
韻目	添			帖		
層次	I	II	III	I	II	III
羅文	*em	—	—	*ep	—	—
本文	*am	*iam	*iam	*ap	*iap	*iam
韻目	先			屑		
層次	I	II	III	I	II	III
羅文	*an	—	—	*at	—	—
本文	*an	*ian	*ian	*at	*iat	*iat
韻目	青			昔		
層次	I	II	III	I	II	III
羅文	—	*iaŋ	—	—	*iak	—
本文	*aŋ	*iaŋ	*iŋ	*ak	*iok	*ik

說明：

第一、從上文的討論可以知道，羅杰瑞對四等韻的構擬主要是第一層次，只有齊韻有第一、二兩層擬音；青韻則是第二層的擬音。

第二、在我們的構擬中，四等陽聲韻第二層次的主要元音我們擬構成一個靠後的 [ɑ]，主要是爲了與三等元音區別（關於第二層次三、四等的分別請參閱下文四）。

總結上述的討論，我們覺得羅杰瑞所構擬出的共同閩語系統還有兩個值得細究的地方。

第一個問題是，羅杰瑞構擬出來的共同閩語，其性質是甚麼？羅杰瑞 (1994) 已經給了答案：

共同閩語所代表的時代大概是文讀層進入閩語之前，絕對年代可能是晚唐之前。據此，共同閩語包含兩個時代層次，一個遠溯漢代，另一個導源於南朝。

由此可知，羅杰瑞的「共同閩語」是指：在晚唐層次進入之前的閩語系統，這個系統包括兩個時間層次，一是秦漢層、一是六朝層。

第二個問題，我們如何構擬羅杰瑞上述具有兩個時間層次的共同閩語？關於這一點，可以有兩種不同角度的觀點。

第一、我們可以遵照羅杰瑞的作法，也就是以文白異讀爲切入點，構擬出一個與晚唐文讀音構成對立的那個「白讀」系統，將之稱爲「共同閩語」。

第二、倘若我們不以構擬與晚唐文讀層相對的「共同閩語」白讀層爲滿足，而是要找出閩方言中的六朝江東方言成分，甚至利用閩方言來構擬上古音，那麼找出「規律」進而區分「層次」顯然更具有優先性。其操作方式，簡言之，我們以「規律」這一面向觀察「共同閩語」，進而在白讀系統內部找出不同時間層次的演變軌跡。

我們在本文即採取上述第二個研究進路，而就效應上來說，第二種觀點可以涵蓋第一種，同時更能有力的解釋閩語之所以形成的歷史。

4. 江東方言的先_四仙_三有別

有關古江東方言構擬的問題，首先是由丁邦新 (1995) 提出來。後來梅祖麟 (1999, 2001) 曾根據閩語、吳語對支、脂、之，魚、虞等重韻的分別提出局部的構

擬方案。整體上來說，所謂古江東方言，就時間上來說是六朝，就地域上來說長江以南，以金陵（又稱建康或建業）為代表的一個方言。根據《玉篇》、《切韻》及《顏氏家訓》等書所提供的線索，江東方言有四個音韻上的特徵（參閱梅祖麟 2001），其中一個特徵是「先仙有別」。梅祖麟 (1999) 提到，吳、閩方言之所以關係特別密切，乃是因為它們都有「古江東方言」這一時間層次，因此，我們要追溯古江東方言的原貌，也就必須從吳、閩方言的比較著手。職是之故，本節我們將針對「先_四仙_三有別」這一現象，以我們上文對四等韻的討論為基礎，說明以下的問題：第一、吳方言中先_四仙_三有別的層次；第二、閩方言中先_四仙_三有別的層次；第三、比較吳、閩方言共有的古江東方言層次並指出其音韻特徵。

4.1 吳語的先_四仙_三之別

以下我們先列出吳語中先_四仙_三有別的材料：

方言點	義烏	永康	金華	慶元
先 _四 :仙 _三	iɛ:ie	iA:ie	ia:ie	iã:iẽ
麵:面	—	—:mie6	—:mie6	miã:miẽ6
蓮:連	liɛ2:lie2	liA2:lie2	(liã2:liẽ2)	liã:liẽ
千:煎	tshie1:tshie1	tshiA1:tshie1	(tshiã1:tshiẽ1)	tshiã1:tshie1
前:淺	zie2:tshie3	ɕziA2:tɕhie3	ɕia2:tɕhie3	ɕye2:tɕhiẽ3
先:線	sie1:sie5	(ɕie1:ɕie5)	(ɕiã1:ɕie5)	(ɕyẽ1:ɕiẽ5)
煙:延	—	—:(?ie1)	—:?ia1	iã1:ie2
篋:滅	—	(mie8:mie8)	(miã8:miã8)	miã?8:mie?8
切:撤	tshie7:—	—:tɕhiA	—:(tɕhiã)	tɕhiã?7:tɕhie?7

註：義烏取自金有景 (1964)；永康、金華取自錢乃榮 (1992)；慶元取自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等人 (2000)。

由上表來看，永康、金華、慶元等浙南吳語的先仙之別，乃是決定於主要元音一後低 (a) 一前高 (e) 的差異。至於義烏則都是前元音，但也是四等較低 (ɛ)，三等較高 (e)。由此看來，我們可以肯定古江東方言中的先仙之別並不在介音的有無，應是主要元音舌位高低的差異。

4.2 閩語的先_四仙_三之別

閩語中也有先_四仙_三之別，不過這樣的語音特徵主要表現於沿海的閩語。以下我們以閩南方言的漳平 (張振興 1992) 為例，對閩語的先_四仙_三之別加以說明。

漳平話的先_四仙_三字音讀分布如下：

文白	韻母	韻：例字
白	ēi	先：扁 pēi3、墊 tēi6、前 tsēi2、千 tshēi1、先 sēi1、肩 kēi1
	ĩ	仙：便 pĩ6、纏 tĩ2、錢 tsĩ2、煎 tsĩ5、箭 tsĩ5、扇 sĩ5
白	ĩ	先：麵 mĩ6、天 tĩ1、年 nĩ2、見 kĩ5、燕 ĩ5
	iã	仙：變 piã5、錢 tsiã3、線 siã5、件 kiã6、囧 kiã3
文	ian	先：邊 pian1、天 tian1、年 lian2、千 tshian1、肩 kian1、燕 ian5
		仙：變 pian5、連 lian2、煎 tsian1、錢 tshian2、遣 khian3、演 ian3

由我們之前對閩方言的層次分析來看，先_四韻讀為非細音韻母 [ēi] 應屬秦漢層次，而文讀音 [ian] 為晚唐層次。由此看來，顯然先四韻的 [ĩ] 就是古江東方言的層次。至於仙_三韻，文讀音 [ian] 為晚唐層次，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判斷 [iã]、[ĩ] 兩個音讀的時間層次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件」字來考察。

件，今傳世之《說文解字》段注本無此字。《廣韻》釋「件」字謂：「分次也。其輦切。」山攝三等彌韻字。曹憲《廣雅》無此字。《篆隸萬象名義》(原本《玉篇》)無此字。宋陳彭年等修《大廣益會玉篇》釋「件」字謂：「《說文》云：分也。從牛。牛大物故可分」。由此推論，《大廣益會玉篇》所引《說文》，應非今本《說文》。而就以上較早的資料來看，「件」字的本義應該是動詞義的「分」。

回頭來看漳平方言的用法，「件」字乃是作量詞使用。例如「一件」。根據劉世儒 (1965:127) 的研究，「件」字用作量詞最早的文獻乃是始於南朝梁。例如：

茂虔又求晉、趙《起居注》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梁、沈約《宋書·
氏胡傳》)

上者得三十餘件，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梁、釋僧佑《全梁
文》卷七一)

以上的沈約 (吳興武康人，今浙江)、釋僧佑 (建業人，今江蘇) 都是南人，由此可知「件」字用作「量詞」是當時南朝江東方言的用法。同時，「件」字在漳平方言中恰好只有一種音讀，也就是白話音 [kiã6]。我們可以由此推論漳平方言中件

吳瑞文

[kiã6] 是六朝江東方言的層次，同時我們可以進一步斷定仙_三的 [iã] 是六朝江東方言這一層次的音讀。

在確定了仙_三的 [iã] 的音韻層次之後，漳平方言先_四仙_三兩韻三個時間層次的對應關係頓時豁然開朗：

漳平方言	先 _四	仙 _三
秦漢層	ċi	ĩ
六朝層	ĩ	iã
晚唐層	ian	ian

由漳平方言的先_四仙_三之別來看，顯然先_四仙_三都有介音 i。但先_四成爲鼻化元音 [ĩ]，仙_三則是元音鼻化，並保留介音 [i] 而成爲 [iã]。由此看來，我們認爲閩語江東方言層次的先_四仙_三之別與吳語相同，都是主要元音舌位高低的不同。至於其他閩方言（閩東、閩北、閩中等）的先_四仙_三之別及其層次對應情形，限於本文篇幅，這裡暫時無法處理，留待另日撰專文討論。

4.3 吳、閩方言先_四仙_三的對應

以下我們把吳語先_四仙_三有別（以慶元爲代表）與閩語先_四仙_三有別（以漳平爲代表）的層次對應列出來：

古江東方言層	先 _四	仙 _三
吳語	iã	iẽ
閩語	ĩ	iã
古江東方言	*ian	*ian

這裡要說明一點，那就是：從程序上來說，我們必須先把共同吳語及共同閩語的江東方言層構擬出來，然後以這兩個構擬出來的祖語再進一步重建古江東方言的先_四仙_三之別。所以，我們上表只是暫時利用浙南的慶元與閩南的漳平來指出吳、閩方言江東方言層的對應關係，表中我們列出的古江東方言擬音目前也還是個片面的猜想，有待將來的進一步研究。

這裡我們順帶說明一個問題。長久以來，學界有關中古三、四等韻的分別這一問題，可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早期的學者如高本漢 (1940=1995)、董同龢

(1993) 等都認為三四等韻都有介音，三等是 -j-，四等是 -i-，同時主要元音三等較低，四等較高。大陸學者李榮 (1957) 則認為三等有介音 -j-，四等沒有介音，三四等的主要元音也保持一低一高的差別。在上述學者的討論之後，利用漢語方言來證明中古四等韻沒有介音 -i- 的最具份量的一篇文章，首推李如龍的〈自閩方言證四等韻無 -i- 說〉(1996:72-82)。該文利用豐富的閩方言材料試圖證明中古四等韻沒有介音 -i-。不過根據本文對閩方言所做的層次分析以及對照吳、閩方言先_四仙_三的比較來看，顯然作為閩語中古來源的古江東方言的三、四等都有介音 -i-。換句話說，六朝時期，三、四等的分別並不在介音的有無，而是主要元音的高低。與此同時，在論證出閩語四等韻帶介音 -i- 的白讀層次是六朝江東方言，那麼我們便可以確定閩語四等韻沒有介音 -i- 的白讀層次，乃是一個超越六朝江東方言而反映出上古韻部特徵的更古老的語言層。這是從事方言比較與層次分析所給予我們的重大啟發。

5. 結語

我們在這篇文章中以文白異讀為對象，透過方言比較的方法，嘗試為閩語四等韻分出層次來。結論是，我們在閩方言中找到三個較明顯的時間層次：

閩方言四等韻的第一個時間層次，時代上是秦漢時期，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普遍缺乏介音 -i-，表現出上古韻部的特徵。

閩方言四等韻的第二個時間層次，時代上是六朝時期，也就是古江東方言，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有介音 -i-，而且先仙有別。

閩方言四等韻的第三個時間層次，時代上是晚唐時期，這一層次是屬於文讀音，音韻特徵是有介音 -i-，但先仙已經混同。

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比較著重的工作是借重《切韻》所提供的四等韻框架，在現代八個閩語方言中找尋不同的演變規律，並以方言比較的方式從各方言的演變規律中找尋彼此的對應關係。我們在這裡只完成了單一韻類內部「層次對應」這個很初步的工作，結果是有了，但其中仍有不少還需要仔細推敲，若干例外我們也還沒能說清楚。下一步的工作則是把一、二、三等韻都分出層次來，想來這必然有助於我們釐清四等韻中若干問題，並為將來古江東方言的研究打下基礎。

引用文獻

- Baxter, William H. (白一平). 1995. Pre-Qieyun distinctions in the Min dialects, 《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393-406。
- Douglas, C. 1899.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台北：南天書局。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Min dialects, 《方言》4:260-273。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35-73。台北：中央研究院。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8.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羅杰瑞著, 張惠英譯, 《漢語概說》, 1995。北京：語文出版社。
- 丁邦新. 1995.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中國語文》6:414-419。
- 中島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與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李如龍. 1996. 〈自閩方言證四等韻無 -i- 說〉, 《方言與音韻論集》, 72-8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言研究中心。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梁玉彰, 鄒光椿, 陳澤平. 1995. 《福州方言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榮. 1986. 《切韻音系》。台灣鼎文書局景印本。
- 李榮. 1995. 〈我國東南各省梗攝字的元音〉, 《方言》1:1-11。
- 沙平. 1999. 〈寧德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4:282-295。
- 余迺永校注. 2000. 《新校互註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 林寶卿. 1992. 《永安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 《問學集》, 434-473。台灣知仁出版社景印本。
- 林連通, 潘渭水. 1998. 《建甌話音檔》附錄〈建甌話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金有景. 1964. 〈義烏話裡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差別〉, 《中國語文》1:61。
- 金有景. 1982. 〈關於浙江方言中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差別〉, 《語言研究》總第二期。
- 洪藝芳. 2000. 《敦煌吐魯蕃文書中之量詞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 高本漢 (Karlgren, Bernhard). 1987.《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 羅常培, 李方桂合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曹志耘, 秋谷裕幸, 太田齋, 趙日新. 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 好文出版。
- 張光宇. 1990.〈從閩方言看切韻三四等字的對立〉,《切韻與方言》, 117-136。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 張振興. 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3:171-180。
-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盛裕. 1979.〈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方言》4:241-267。
- 梅祖麟. 1999.〈閩語、吳語和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稿本)。
- 梅祖麟. 2001.〈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 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3-15。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北京: 語文出版社。
- 陳澤平. 1998.《福州方言研究》。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馮愛珍. 1998.《福州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1996.《廈門方言志》。北京: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楊秀芳. 1995.〈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823-849。台北: 大安出版社。
- 董同龢. 1993.《漢語音韻學》。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經銷)。
- 潘渭水. 1994.《福建省南平地區漢語方言概況》。武夷山市: 武夷文化叢書編委會。
- 劉世儒. 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
- 蔡俊明. 1976.《潮語詞典》。台北: 三民書局。
- 羅杰瑞 (Norman, Jerry) 著, 梅祖麟譯. 1994.〈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大陸雜誌》88.2。

[Received 6 January 2001; revised 5 October 2001; accepted 2 November 2001]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台北市 116 指南路二段 64 號
wl122900@ms29.hinet.net

吳瑞文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Qièyùn Grade IV Finals in Mǐn

Ruei-wen W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erry Norman (1979), Pang-hsin Ting (1995), and Tsu-Lin Mei (1999) have hypothesized three distinct chronological strata for the Mǐn dialects. After studying the Qièyùn grade IV finals, this author can provide proof that there are indeed three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grade IV in the Mǐn dialects. The paper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ections:

1. Comparative tables of Qièyùn grade IV finals for Mǐn subdialects.
2.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Qièyùn grade IV finals in the Mǐn dialects.
3.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the Mǐn dialects.
4. Reconstructing proto-Mǐn.
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Jiāng-dōng dialect and Mǐn.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ology, Min etymology, literary vs. colloquial strata, chronological strata, Qieyun grade IV finals, Old Jiang-dong dialect